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走进森调队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郑云涛 王森

樟子松、白桦、柞木……在大兴安岭莽莽苍苍的森林里,每一棵树木,每一寸土壤,每一处地形,第一个向它们行注目礼的人,就是森林调查设计队的工作人员。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记者一行乘车前往内蒙古克一河林业局索图罕森调小队的作业点采访。沿 301 省道向东行驶了 15 分钟,便进入林间的简易路,越野车在起伏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爬行 30 分钟后,林中的一座军绿色帐篷呈现在眼前。

帐篷外矗立着一块大大的太阳能电池板。森调大队党支部书记孟昭辉说:“前年,林业局领导在下基层现场办公时,了解到森调小队艰苦的生活环境后,专门为小队配发了新帐篷和太阳能电池板,极大地改善了一线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如今,队员们可以在电灯下整理内业了。”

“桦树,6,松树,12,桦树,6,松树,14……”在莫冷格 3 林班 11 伐区的样地里,49 岁的郭应海正拿着卡尺,对满足要求的每一棵树进行测量着,并大声报给队友。队友范立明边把数据记录在抚育每木调查记录本上,边拿着 GPS,不时地调整着自己前进的方向。

在密林间没跟多远,记者明显感觉到迈不动步,双腿发酸,额头渗出汗珠。

50 岁的组长刘晓军告诉记者,“我们这一组的人分成了两个小组。一组去冲线,已经走远了。冲线就是定伐区的边界,如果是直线,每隔 20 米挂一个号,见弯就定一点。伐区大小不一样,勘察完的时间也不定。在密林的林子里来回穿行是很消耗体力的。一天下来,队员的衣服和鞋都湿透了。”

1993 年参加工作来到森调队的老刘感慨地说:“从百米绳、罗盘到如今的 GPS 定位仪、太阳能板、笔记本电脑等。设备越来越先进,调查数据更加准确。特别是林区停伐,森调队调查设计是以保护生态,提升森林质量为主后,每每看到自己守护的这片林子茁壮成长时,心里说不出的自豪。”

虽然硬件配备比从前先进了,但是恶劣的野外作业环境是无法改变的。由于工作条件恶劣,他们中很多人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心脏病、肾病等,有的还因遭遇意外而殉职。

林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好女不嫁森调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带,带回一堆破衣裳。”每年作业期间,森调队员们撇下妻儿老小,一走就是五六十天,家里什么事都帮不上。一提到家庭,队员们发自内心的内疚。

郭应海告诉记者:“妻子去年退休,孩子在呼和浩特上大学,今年大四。家里每年都培植一两万袋黑木耳,然而黑木耳的培植期正是我们作业期间,什么也帮不上,所有的活都压在了妻子身上。”

队员们出工后,负责后勤的刘军也没能闲下来,他来到距离帐篷 300 米远的山脚下装泉水。这种森调队员常年饮用的泉水,被戏称为“百草汤”。直接就能喝,喝了也不会闹肚子。记者试着尝了一口,确实是带着草根的特殊味道,有点甜! 刘军要为队友准备充足的水,为劳累一天的队友回来洗洗涮涮,轻松一下。下午,当队友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热腾腾的饭菜。

吃过晚饭,各小组队员们又开始忙碌起来,把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按照树种、平均胸径、公顷株数、公顷蓄积等因子制图,最后统一形成森林调查设计外业野账。

记者了解到,森林调查设计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项工作,设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林业资源的科学利用。大兴安岭已经累计为国家输出了 1.2 亿立方米的木材,这上亿立方米的木材,每一棵树木上都凝聚着森调人的心血和汗水。在没有道路的地方行走、勘察,大兴安岭林区的森调队员,用青春、才智、汗水为国家“盘点”山林。

40 年,在路上

本报记者 郑明强
 本报通讯员 次少杰 魏祥祥

到 10 月,刘启武就要告别已经陪伴了 40 年的火车,退休回家了。40 年,不仅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同时记录了他对铁路工人的职业认识和理解。

18 岁入伍当兵,退伍后就干了铁路的刘启武,1977 年担任乘务员。当时列车线路不多,春运列车超员 100%是常有的事儿,车上人特别多。穿过车厢常常要扶着车厢最上方的行李架,脚踩着座位靠背才能通过。有一天凌晨 4 点多,列车遇到突发情况紧急停车,刘启武和师傅两人下车,分别对火车两侧进行平行检查。当时,刚参加工作的刘启武没有经验,他走马观花地应付了一遍。师傅发现后,狠狠地训斥了他,带领他又重新对车辆进行检查,就在他检查的那一侧发现了故障,刘启武当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快速处理完故障后,火车缓缓开行,行车途中,师傅对他说:“跑车可容不得大意,我们的一眼一锤,关系的是全车旅客的生命安全,一点马虎都可能酿成大祸。”

此后,刘启武跟着师傅学,捧着书本看,照着样子做,一板一眼地在车上下车钻进钻出。渐渐地,他成长为车辆乘务员中的行家里手。

1993 年,他成为全路第一批空调车的乘务员,很快又当上了乘务长。2004 年,全国铁路第 5 次大提速,46 岁的刘启武又被调到武昌—北京的 Z38 次列车。列车出库前、站点作业、途中巡视……每检查完一处,他都会认真做好检查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汇报。“尽管客车出事的概率极低,但安全重在预防,不容有一丝闪失。”刘启武说。

40 年来,刘启武先后当过临客乘务员、检车员、车电员等,从“绿皮车”“红皮车”“蓝皮车”和蓝白相间的“直达车”,见证着他对客车难以割舍的情结。

刘启武值乘的 T95 次列车,傍晚从汉口发车,沿途停靠 8 个站历时 14 个小时到达深圳,这一整夜的时间,除了在技检站要下车检查外,刘启武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对整列车进行一次例行巡视。客车照明灯亮不亮,电茶炉的水开不开,洗脸间的水龙头出不出水等,都是老刘要检查的范围。背着泛黄发旧的工具包,从包里拿出配件、工具处理客车设备的小故障,老刘都轻手轻脚的,“尽量做到不打扰旅客休息!”

劳模·人物

劳动光荣·劳动圆梦 讲述劳模故事

41 载春夏秋冬、14900 多个日夜,王炳交将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青岛最西南端的这座小岛,将简单枯燥的生活演绎得多姿多彩——

胶州湾畔的灯塔人生



本报记者 黄康

灯塔,是大海会说话的眼睛,是船舶海上航行的“指针”。一年 365 天,每当夜幕降临,灯塔上都灯光闪烁,冲破黑暗,为海上船舶点燃一盏指路明灯。

团岛灯塔,地处青岛市南区最西南端,胶州湾咽喉部位——团岛岬角处,是船舶进出青岛港的必经之地,也是往来船只进行定位、导航和转向的重要标识坐标。在这一方澄碧湾畔,有一个人与灯塔做伴 41 年,从桃李年华到花甲之年。有人这样评价他:灯塔就是他的家,他的社会,他的世界,他的人生。他就是全国劳模、北海航海保障中心青岛航标处团岛灯塔长王炳交。

一颗“螺丝钉”

从 1976 年 2 月 2 日走上这个岗位,一直到今天,尽管灯塔的管理权几经更迭,自己也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今年 60 岁的王炳交却始终守候在团岛灯塔身边,坚守“灯明标亮,准确护航”的职业诺言。多年以来,团岛灯塔的发光、发声、发讯率以及维护正常率年年远超作业标准。

2017 年 6 月 12 日,记者来到东经 120 度 16 分,北纬 36 度 04 分的团岛灯塔,目之所及,处处干净整洁,连上塔顶必经的楼梯都擦得一尘不染。弯腰,弓背,沿着狭窄且近 80 度的扶梯进入到旋梯口,然后再由身进入灯塔,塔台内径 2.3 米,下部内径 3 米,灯壳内径 2.6 米,这个三点一线式的塔顶狭小空间,就是王炳交工作了 41 年的场所。每天分步驟对灯塔外部、水晶凸透镜和顶端铜球等部位精心擦拭、除锈、打光、涂漆……他的工作内容简单、枯燥却干得一丝不苟。

近 16 米高的塔顶是个半球形,这绝对是一项高难度的“高空作业”。夏天,在烈日的暴

晒下,灯笼里的温度往往高达 40 多摄氏度,即使一动不动,在上面站一会儿也会汗流浹背,更不用说紧贴着灯笼打磨因腐蚀而产生的铜锈了。冬天,海风呼啸而来,人站在灯塔平台上往下看腿都会打哆嗦,稍不注意,就有跌下去的危险。可这些活,王炳交全抢着干。而给灯塔平台外沿部分刷漆,更成了他的“专利”绝活。每次都是拎着油漆桶爬到灯塔顶部,铲旧漆、刮腻子、涂新漆,一道道工序一气呵成。

无论干什么,都要用心去干,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的“螺丝钉”精神,成为支撑王炳交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如初般守护灯塔的信念之源。

一位“革新迷”

始建于 1897 年的团岛灯塔,当时由德国殖民者建造,1900 年 12 月 1 日正式启用。这座在海岬上耸立 100 多年的灯塔由于使用时间长,不少设备“超期服役”,以至于经常“罢工”,这成了王炳交的一块“心病”。

每当灯塔设备出毛病,专业技术人员来修理时,王炳交都跟在旁边认真学。有同事开他玩笑,“炳交,你是不是想改行当个修理工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玩笑话让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咋不能学着给灯塔“看病”?

说干就干。灯塔的设备是德国人建造,很多技术难题连专业技术人员看了都直摇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王炳交,边上补习夜校边坚持自学无线电基础理论、电工学、无线电显示等课程。遇到疑难杂症,他还利用休息时间跑到市区向无线电修理师傅们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长年累月的摸索让他渐渐成了一个多面手,柴油机、油漆、焊接、电路控制等样样在行。灯塔再出现些“小脾气”,王炳交在机器旁捣鼓几下,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让同事们竖起了大拇指。

可王炳交却不满足于此。雾号是灯塔的重要组成部分,遇到大雾和暴风雨等能见度极差的恶劣天气时,船舶就需

要根据它远至 7 海里的鸣叫信号来判断自己的坐标位置。因为靠海,空气中盐分高对线路腐蚀很大,性能老化。上世纪 80 年代末,灯塔雾号设备的性能已达到极限。如果将其报废更新至少需要 10 多万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时,王炳交萌发了对它进行革新改造的设想,并得到领导同意。

由于年代久远,设备既无图纸、也无配件。没有现成的图纸可以借鉴,王炳交就在线路上贴上白胶布编上号码,一处一处拆,再根据标识和画好的草图进行重新组装,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攻关,终于摸清了繁杂紊乱的线路。有了大致轮廓,紧接着,他在信号机转换系统上安装冷却系统,克服了信号机经常跳闸现象,延长了信号机之间的转换时间;用空气开关替代了保险丝,解决了原雾号配电盘上柱式保险丝繁多,很容易烧坏且查找不易的缺陷……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后,这台“老古董”再次迸发活力。

在灯塔,灯光装置的稳定性是重中之重。深知这一点的王炳交又在这上面动起了脑筋。他设计了一个灯塔灯光同步显示装置,足不出户就能观察出灯塔灯光的发光状态,而加装的停电报警和灯光熄灭报警装置,又增加了值班人员的保险系数。他发明“自动换炮机”利用电流继电器监视回路电流,在灯塔线路上串连上调压电阻器,让开灯时电流逐渐由小增大,进而延长灯泡使用寿命。“像这样 1000 瓦的大灯泡,以前 1 个月能用坏 4 个,现在 4 个月 1 年。”而这些,还仅仅是王炳交 17 项技术创新中的一部分。

一盏“航标灯”

能干肯干,精益求精。这些工作中的优秀品质,在生活上,王炳交却截然不同。“灯塔里的一寸一米,一窗一阶都是他的宝。他要守着灯塔,俺们这个家就只能守着他。”走进王炳交离灯塔不到 20 米的家中时,老伴宋素娟告诉记者,自己是青岛本地人,家

2017年7月18日 星期二
 http://www.workercn.cn

住在市区,可结婚后发现,王炳交天天住灯塔跑,自己常年身体不好,也是为心疼丈夫,后来就把家搬到灯塔边的平房里。“就是寂寞,可他高兴,我和孩子慢慢也习惯了。”宋素娟说,为了排解寂寞,平时自己就把家里装扮得花花绿绿。王炳交的家,就像一个小博物馆。这套自己搭建的小平房内,每个房间都不大,却个个打扮得十分别致。客厅挂满了王炳交的各种合影,有与部队官兵的、有与当地小学生的……径直往右拐走进一个小房间,则摆放着不少和航海有关的照片、资料图,有中外灯塔,德国、法国的。再往里就是王炳交搞发明创造的工作室了。“喂,你家卧室床的斜上方,咋有个‘天窗’?”面对记者的发现,宋素娟笑着道出了原委。原来,这是王炳交工作多年来留下的“职业病”。按规定,王炳交和同事两天一倒班,值班的时候 24 小时不能离岗,下班了就可以好好休息了。可这个灯塔长就算不值班,心里也不踏实。经常半夜跑到屋外看灯塔有没有异常。有时大冬天的还起床几次,为这事两口子没少拌嘴。后来,王炳交想出来一个办法,在自家的屋顶上对着灯塔的方向开了个天窗,这样终于不用夜里往外跑了,半夜躺在床上,睁眼一看,灯塔亮着,接着就又睡着了。

开“天窗”化解了“夜起”这道梗,而每年回不回老家过年,则似乎是个无解的难题。“1988 年生下来后,就回日照爷家度过过一个春节。俺爸年轻的时候,说要多把团聚的机会让给老同事,后来年纪大了,又说要照顾年轻人。你说我们能咋说?”儿子王龙强现在也在灯塔做社会工作者,他告诉记者,走上工作岗位后,自己似乎有点明白父亲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彪劲”。“灯塔是船的航标灯,塔长就是塔的航标灯。全国劳模这份天大的荣誉,激励我这盏灯越照越亮。”在工作日志上,王炳交这样写道。(制图 法明)

置里时有发生。而每每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尤京梅总能处变不惊、有条不紊,这得归功于尤京梅的“宝贝”——7 大本工作笔记。翻开厚厚的本子,清晰的网格线、工整的仿宋体和彩笔标注的日期让人一目了然,上面记载着二蒸馏装置过往运行中的各种历史足迹——不论是装置采样前的温度、压力、流量等各项数据,还是装置发生的各类生产波动及其原因、现象及处理方法,以及调度下达的各项任务指令、产品方案的变更等,她都一一记录在案。

从 2001 年开始记笔记至今,一坚持就是 16 年。7 大本工作笔记,月均 2000,总计近 40 万个数据,尤京梅用心为装置书写的“成长日记”,成为指导装置的“操作宝典”,一旦装置发生“头疼脑热”,在尤京梅的笔记本中都能找到对症下药的良方。

10 多米高的管廊、三四十米高的塔顶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师傅,我到现场转转,把您的流程图借我看看吧!”在标识明确、走向鲜明、线条立体图纸的指引下,徒弟小董很快在现场找到自己要找的低压瓦斯阀门。

自1998 年担任加热炉岗位操作工以后,为尽快熟悉装置流程,尤京梅经常到现场去查看管线的走向、阀门的位置。但现场线乱、分支多,情况太复杂,尤京梅一到现场就犯晕。后来,她干脆自己动手把现场情况画下来。没想到,这一画就是近 20 年,手里的图纸攒了一大摞,流程图也从平面的变成了立体的。

为确定每一条管线的正确走向,为定位每一个不起眼的热偶、油表、引压点的详细位置,尤京梅一有空就去爬流程,有的位置甚至要反复去好几次。攀到巍巍的塔顶,站在粗细不均的管线上,胆小的她总是紧抓栏杆,屏住呼吸,半天也不敢挪动一步,甚至不敢晃动一下身体,眼睛无论望向哪儿都感到头晕,常常吓得浑身冰凉、手心全是汗。但尤京梅都坚持下来,10 多米高的管廊、三四十米高的塔顶,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就这样,她的手绘流程图几乎涵盖了二蒸馏装置所有的主辅流程、电脱盐脱水流程、燃料油伴热流程、高低压瓦斯流程等。每次检修后,她还会将现场拆开的设备一一拍成图片,放在自己的 QQ 空间里与大家分享,同时将添加的设备和改动的地方在图纸上进行及时补充和修订,使流程图同步更新。

“她的流程图画得非常全面详细,绝对是权威出品!”一提起尤京梅的流程图,二蒸馏装置的技术人员满是敬佩。

■人物点击

用心书写“操作宝典”

——记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炼油事业部二蒸馏装置内一操、主任技师尤京梅

本报通讯员 王朝辉 王相杰

在 2016 年“国企楷模·北京榜样”主题活动颁奖典礼上,一位身穿蓝色工装的中年女子在镜头下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格外引人注目,作为“国企楷模·北京榜样”优秀人物获奖者之一,她是唯一的石油化工企业获奖员工;2017 年,她又获得全国五一巾帼标兵殊荣。她,就是尤京梅。

二蒸馏装置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内一操

自 1995 年燕山石化炼油系统实施 DCS 改造后,二蒸馏装置上的内操岗位全都被男员工“垄断”,女员工只能看看泵房、烧烧炉子。面对这种状况,初入职场的尤京梅心里有些不服气,开始默默地“偷师学艺”。

那时候,操作室里就五六个人,减压、常压岗位的师傅出去到现场干活儿了,屋里的仪表就没人看了,于是,尤京梅就常常搭把手帮个忙。人家让她帮着调哪个参数她就试着调,并摸索着发现一些内在规律。

有时师傅到现场处理问题,她也会一溜小跑地跟在后面,一边仔细观察现场的情况,一边牢记师傅的操作技巧。不明白的时候,就赶紧趁热打铁地问:“师傅,刚才的温度怎么突然间升高了?您知道吗?那个阀门上了?一般情况下需要什么阀门……”

靠着这股子勤动腿、勤动嘴、勤思考 and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尤京梅终于把别人手里的技术学到自己脑子里。2000 年,经过严格的定岗考试,尤京梅一举成为二蒸馏装置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内一操。

自 1994 年入职以来,虽然有多次深造的机会,但是面对人们趋之若鹜的财会、管理等热门专业,尤京梅却“一根筋”地就想学工艺类的专业。2005 年,尤京梅报名参加燕山石化和化工大学合办的化工工艺大专班,“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为了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



尤京梅正在装置现场认真查看仪表数据。 鲁贺摄

作,我是个操作工,要学就学跟炼油装置操作相关的专业!”

通过近 3 年的学习,尤京梅获得了化工工艺大专学历,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大专生。同时,她还在燕山石化职工操作技能竞赛中取得了常减压岗位第二名,被破格授予技师资格。

“成长日记”成为指导装置的操作宝典

2016 年 11 月 19 日临近中午时,尤京梅接到副厂长紧急通知:“常压塔塔底泵出现泄漏,正在处理,装置加工量要马上从 7000 吨降到 5500 吨!”紧急状态下,尤京梅手动将常压炉的四路进料和常压塔加

工量迅速降下来,同时,为防止下游航煤装置的物料受到污染,她又把常一线改到了重污油罐里。下午两点,泄漏处理完毕,装置开始提升加工量。降量的过程很紧急,完全靠经验操作。但提量的过程就必须稳扎稳打了,因为必须要保证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质量合格。

这时,尤京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已经磨破了边的笔记本,打开后认真地将本子上的数据和当前的常一线抽出温度、抽出量,以及下侧线温度、塔顶压力等几个指标进行对照,并逐一进行调整。一直到下午 3 点,装置的加工量终于回升到原来的 7500 吨,各项指标正常,尤京梅一颗悬着的心才放到肚子里。像这样需要紧急降量、提量的情况,在二蒸馏装